# 蜀山劍俠傳/0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回　煙雲盡掃 同返辟邪村　毒瘴全消 大破慈雲寺

下一回▶

話說玉清大師、萬里飛虹佟元奇率領笑和尚、白俠孫南、周輕雲一行五人，等曉月禪師同二老動手時，便按照預定方略，飛身到了慈雲寺大殿院中降下。笑和尚曾來過兩次，輕車熟路，他想在人前賣弄，頭一晃，便隱身往後殿中去。萬里飛虹佟元奇乃是前輩劍仙，不願暗中襲人，便一聲大喝道：「無知淫孽，速來納命！」話言未了，祇見從殿內飛出兩道灰色劍光，緊接着出來兩個高大和尚。佟元奇哈哈大笑道：「微末道行，也敢在人前賣弄！」手指處，一道白光過去，將那兩道灰色的劍光斬爲兩截。兩個兇僧見來人厲害，正待逃走，被佟元奇的劍光攔腰一繞，立時將二人腰斬成四個半截。這兩個兇僧正是大力金剛慧明、多目金剛慧性。二人在智通門下，也不知做了多少淫惡不法之事，終究難逃慘死。可見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殿中還有幾個兇僧，見有敵人從空而降，知道來者不善。一面由慧明、慧性二人迎敵；那不會劍術的，便撞起警鐘來。智通正同明珠禪師、飛天夜叉馬覺、鐵掌仙祝鶚、霹靂手尉遲元幾個人在後殿談心，忽聽警鐘連響，知有敵人到來。明珠禪師與飛天夜叉馬覺二人首先站起，飛身到了前殿。祇見庭心內站定一個相貌清奇的道者，一個妙年女尼，一個渾身穿黑的幼年美女，同一個英姿颯爽的白衣少年。四大金剛中的慧明、慧性二人，業已屍橫就地。不由心中大怒，也不及說話，便同馬覺二人各把飛劍放將出來。當下佟元奇接戰明珠禪師，玉清大師接戰飛天夜叉馬覺。一道金光、一道白光與兩道青光絞成

一片。

輕雲、孫南二人就趁空往殿內去搜索餘黨，走進殿中一看，業已逃了個乾淨。原來慈雲寺內的四大金剛、十八羅漢，雖然個個本領高強，但是學成劍術的祇有慧能、慧明、慧行、慧性四人。今日原是慧明、慧性同九個兇僧在前殿值日，那九個兇僧見慧明、慧性兩個會劍術的師兄，同敵人纔一照面便遭慘死，知道自己血肉之軀絕非劍仙敵手，不敢再從殿前逃走，於是放下鐘槌，一個個從彌勒佛身後逃往後殿去了。輕雲、孫南見殿內兇僧俱已逃走，知道慈雲寺機關密佈，便不着地，飛身由殿後穿出，見面前又是一個大天井，兩旁有四株柏樹。正要向前搜索，忽聽有人罵道：「大膽小狗男女，敢來此地送死！不要走，喫我一劍。」話言未了，從殿角西邊的月亮門內飛出一道黃光。白俠孫南更不怠慢，把口一張，一道白光飛將過去，將來人飛劍敵住。輕雲正要上前相助，祇見東邊月亮門內又走出兩個高大凶僧。一個口中說道：「師兄休要放走這兩個雛兒，快些將她擒住，好與師父晚間受用。」言還未了，各將一道半灰不白的劍光飛將出來。輕雲見這兩個兇僧出言無狀，心中大怒，正要向前動手。忽見面前有一個七八尺長短的東西，從東邊月亮門內飛將起來，把輕雲嚇了一跳，疑心是敵人又使甚麼妖法。顧不得取兇僧性命，先用劍光將自己全身罩住。一面定睛看時，飛上去的那一個東西，卻是一個被綁的活人，正迎着前面兩個兇僧的劍光，被斬成三段，倒下地來。接着面前一晃，笑和尚已站在面前，手一指，便有一道金光將那兩個兇僧的劍光迎住。一面口中喊道：「周師姊，這兩個賊和尚交與我來對付，請你到前面去擒那智通賊和尚吧。」輕雲見這三個敵人並非能手，估量笑和尚同孫南能佔上風，本想讓笑和尚立功，因惱恨其中一個兇僧出言無狀，也不還言，左肩搖處，一道青光電也似的朝那說話的兇僧飛將過去。那兇僧見輕雲劍光來勢太猛，急忙收回劍光抵擋時，誰想來人的劍光厲害，纔一接觸，便分爲兩段，那劍光更不停留，直朝他頂門落下。知道不妙，想逃走已來不及，祇喊得半個「哎呀」，已被輕雲飛劍當頭落下，將他端端正正劈成兩個半邊，做聲不得。笑和尚見輕雲已斬卻一個兇僧，忙喊道：「周師姊手下留情，好歹將這個留與我玩玩吧。」輕雲的惡氣已消，不再趕盡殺絕，便飛身仍回前殿去了。那被殺的兇僧正是多臂金剛慧行，他同無敵金剛慧能奉命看守中殿，忽警鐘連響，便飛身出來。看見來人年幼，又長得十分美麗，不知死到臨頭，便向慧能說了兩句便宜話，纔惹下這殺身之禍。

那笑和尚一到寺中，便用無形劍遁到了後殿。他祇能用劍遁隱形，不能隱形用劍，見智通室內人多，不敢妄動。正要想法動手，忽聽警鐘連響，先是明珠禪師、飛天夜叉馬覺飛身出去，接着智通也跟了出去。室內祇剩下霹靂手尉遲元與鐵掌仙祝鶚。那祝鶚的劍，已在前天被輕雲所破，他本想回山煉劍，再來報仇。智通總覺過意不去，知道他失了飛

劍，已不能御劍飛行，怕中途遇見峨眉門下的人，再出差錯，故此好意留他，同峨眉比劍後，再親自送他回山。祝鶚見智通情意殷殷，又貪圖寺中女色，便又住了下來。今日曉月禪師帶領衆人去後，不多一會兒便聽警鐘連響，明珠禪師等先後出去迎敵，尉遲元本要同去，祝鶚忙使個眼色止住。智通走後，祝鶚道：「尉遲師兄，我看峨眉勢盛，今日分明中了調虎離山之計，凶多吉少。我又失了飛劍，回山路途遙遠。師兄如念同門之情，我二人不如同時不辭而別，逃出之後，用你的飛劍，將我帶回山去，以免玉石俱焚，異日再設法報仇，豈不是好？」尉遲元道：「誰說不是？不過我等受人聘請，不到終場而走，萬一曉月禪師等破了辟邪村回來，異日何顏再見大家之面？現在來的敵人強弱不知，莫如你且在此等候，待我到前面看一個虛實。如果來者是無能之輩，就上前幫助擒拿；如果來人厲害，我便回來，同你逃走也還不遲。你意如何？」祝鶚也覺言之有理，便依言行事。誰想尉遲元纔一轉身，便被笑和尚用分筋錯骨法將祝鶚點倒，用繩捆好。本想將他生擒回去，剛出月亮門，便看見兩個兇僧和尉遲元正同孫南、輕雲對敵。他便嫌生擒累贅，當下把祝鶚朝二兇僧的飛劍拋了過去，接着自己也放出飛劍迎敵。那慧能先已被笑和尚斬去一隻手臂，知道他的厲害，又見慧行纔一照面，便被周輕雲所斬，嚇了個膽落魂飛，怎敢應戰。本想借劍光逃走，誰想笑和尚同他開定了玩笑，也不傷他性命，祇將他圈住。慧能的劍光漸漸被笑和尚的金光壓迫得光彩全消，逼得氣喘吁吁。他知道性命難保，一面拼命支持，一面跪下地來，直喊「小佛爺饒命」不止。笑和尚長到這麼大，從無人向他拜跪過，見慧能這般苦苦跪求，便動了惻隱之心，按住劍光說道：「饒你不難，你須要與我跪在這裏，不許走動。等我擒住你那賊和尚師父，再行發落。如果不奉我命，私自逃走，無論你跑出多遠，我的飛劍也能斬你。」慧能但求活命，便滿口應承下來。

笑和尚制服了慧能，正要上前幫助孫南擒那尉遲元，忽見尉遲元大喊一聲道：「峨眉門下，休要趕盡殺絕。我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尉遲元已經收回劍光，破空而起。笑和尚、孫南見敵人逃走，哪裏容得，各人指揮劍光追上前去。忽見尉遲元手揚處，便有一溜火光直朝他二人打來。笑和尚見那團火光直奔孫南面門，知道厲害，來不及說話，將腳一蹬，縱到孫南面前，將孫南一推，二人同時縱出去有三丈高遠。忽聽耳旁咔嚓一聲，庭前一株大柏樹業被那團火光打斷下來。擡頭再看尉遲元時，業已逃走遠了。

原來尉遲元見孫南劍光厲害，自己用盡精神，纔戰得一個平手。又見祝鶚、慧行慘死，慧能投降，知道笑和尚更比孫南厲害。不敢再戰下去，趁空逃走。他會一種邪術，名叫五行雷火梭，他的外號叫霹靂手就從這梭上得來。他見勢已緊急，纔用這最後的一個脫身之計，僥倖留得活命。逃出去有三五里地，回看敵人不來追趕，纔放了寬心。緩了一

緩氣，正待前行，忽聽對面空中有破空的聲音，連忙留神朝前看時，知是本門道友，心中大喜，便駕劍光迎上前去。近前一看，來者乃是一僧一道。那和尚生得奇形怪狀：頭生兩個大肉珠，分長在左右兩額，臉上半邊藍，半邊黃，鼻孔朝天，獠牙外露，穿了一件杏黃色的僧衣。那道人卻長得十分清秀，面如少女，飄然有出塵之概。尉遲元認得來的這兩個是他的同門師叔：那和尚是雲南薩爾溫山落魂谷的日月僧千曉；那道人便是五臺派劍仙中最負盛名，在貴州天山嶺萬秀山隱居多年的玄都羽士林淵。尉遲元當下上前招呼。三人降下地來，尉遲元重又上前參拜。林淵便問尉遲元：「爲何滿面驚惶？」尉遲元不便隱瞞，把前事說了一遍。林淵聽了，還未現於辭色。那日月僧千曉卻不禁大怒，說道：「峨眉派這樣仗勢欺人，豈能與他甘休！我等急速前去幫助智通，先將來的這幾個小業障處死，然後再往辟邪村去助曉月禪師，與他等決一存亡便了。」

這一僧一道，自從他們的師父混元祖師在峨眉鬥劍死去後，隱居雲貴南疆，一意潛修，多年不履塵世，五臺派中人久已不知他們的下落。十年前尉遲元的師父蕉衫道人坐化時，他二人不知從何得信，趕去送別。因見洞庭湖煙波浩渺，便在尉遲元洞中住了半年，纔行走去。行時是不辭而別，所以尉遲元也不知他二人的住處。此次同峨眉派鬥劍，原是萬妙仙姑許飛娘在暗中策動，不知怎的居然被她打聽出他二人的住所。因自己不便前去，便託昔日日月僧的好友陰長泰，帶了許飛娘一封極懇切動人的信。先說自己年來臥薪嚐膽的苦況，以及暫時不能出面的原故。又說到場的人都將是重要人物，倘能僥倖戰勝，大可剪去峨眉派許多羽翼。同時請他二人同曉月禪師主持，就此召集舊日先後輩同門，把門戶光大起來，根基立定後，再正式尋峨眉派報祖師爺的血海深仇。務必請他二人到場，以免失敗等語。日月僧接信後，很表同情。陰長泰告辭走後，日月僧便拿飛娘的信，去尋玄都羽士林淵商量。林淵爲人深沉而有智謀，明白飛娘胸懷大志，想借機會重興五臺派，拿衆人先去試刀。又知峨眉派能人多，不好對付。自己這些年來雖然功行精進，仍無必勝把握。因爲飛娘詞意懇切，非常得體，不好意思公然說「不去」二字，祇是延擱。直到十四這天，經不起日月僧再三催逼，林淵想了一想，打好算盤，纔同日月僧由南疆動身。他的原意以爲雙方仍照上回峨眉鬥劍一樣，必是又在清晨動手。南疆到成都也有上千里的途程，縱然駕劍飛行，到了那裏也將近夜間，如果曉月禪師正佔上風，樂得送一個順水人情；否則也可知難而退。偏偏不知死活的日月僧，祇是一味催他快走，將近黃昏時分，便離慈雲寺不遠。遇見尉遲元，說起寺中情形，便知難以討好。估量這暗中來破寺的敵人，定沒有幾個能手，日月僧提議先到慈雲寺，正合他的心意。

當下由尉遲元引導，三人不消片刻，已到了慈雲寺。祇見前面大殿院落中，劍光絞成一片，地上橫陳三個屍身，祇剩明珠禪師與智通，正同萬里飛虹佟元奇、摩伽仙子玉清大

師和周輕雲三人拼命支持。林淵見峨眉派這三個人的劍光如神龍出海，變化無窮，暗暗驚異。那日月僧見狀，早已忍耐不住，手指處，紅黃兩道劍光直往玉清大師頭上飛去。那玉清大師與佟元奇，先前同飛天夜叉、明珠禪師交手，不到一會兒，智通也從後殿趕來助戰，智通後腦一拍，飛起三道光華，直取萬里飛虹佟元奇。佟元奇見智通飛劍厲害，更不怠慢，指揮劍光化成一道長虹，雙戰智通、明珠禪師，兀自不分勝負。玉清大師正戰飛天夜叉馬覺，忽見智通出來飛起三道光華，知是一個勁敵，恐怕佟元奇勢孤，正待將飛天夜叉馬覺除去。恰好輕雲從後殿出來，喝道：「大膽妖僧，休得猖獗！周輕雲來也！」話言未了，劍光已經飛起。智通見來人正是去年夜探慈雲寺，連傷俞德、毛太的那個黑衣女子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與明珠禪師打了一個招呼，便放下佟元奇，運動三道光華，與周輕雲的飛劍戰在一起。

玉清大師自從到神尼優曇門下後，輕易不肯傷生。這回因見智通劍光厲害，恐怕輕雲有失，一面迎敵，一面往輕雲這邊走來，欲待與輕雲交換敵人，讓輕雲去戰馬覺。那馬覺本不是玉清大師敵手，他偏不知分寸，見玉清大師且戰且退，反疑心玉清大師怯陣，打算逃走，一面運動飛劍，緊緊逼住玉清大師的金光，喝道：「賊淫尼休要逃走，快快投降，讓俺快活快活，饒你不死！」玉清大師聽馬覺口出不遜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不知死活的業障！我無非憐你修煉不易，你倒不知好歹，出口傷人。聽你之言，也絕非善類，本師須替世人除害，容你不得。」言罷，將手往金光一指，忽地金光閃耀，如同金蛇亂跳，將馬覺圈繞在內。馬覺纔知厲害，欲待逃走，已經不及，被玉清大師的金光捲將過來，連人帶劍分爲兩段。智通的三道劍光分成三路直取輕雲。輕雲堪堪迎敵不住，恰好玉清大師斬罷馬覺，前來相助，輕雲纔得無事。

這時天已昏黑，玉清大師見智通劍光厲害，明珠禪師也非庸手，笑和尚、孫南也不見出來，又不知寺中虛實。心想：「這樣相持下去，萬一自己同來的人喫了虧，何顏回見二老同衆人？」當下把心一狠，從懷中取出一把子午火雲針，猛一回首，朝着明珠禪師放去。那明珠禪師正被佟元奇的劍光逼得氣喘汗流，忽見有數十點火星飛來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急忙將身拔地縱起，任你躲得快，左腿上已中了兩針，痛徹心肺。知道敵人厲害，稍一疏神便有性命之憂。當他心慌神散之時，玉清大師的劍光又將他飛劍絞斷一根。正在危急之間，恰好日月僧趕到相助。智通見來了生力軍，正在高興，忽聽一片哭聲。回看後殿，四處火起，知道峨眉派不定又到了多少能人。自己又不能分身去救；寺中門下雖多，了一是不知去向，餘人皆非敵人對手。眼看多年基業，毀於一旦。即使曉月禪師能在辟邪村得勝回來，要想重整基業，也非易事。何況峨眉敵人又絕不能令他安居。一陣心酸，不由把心一橫，拼命上前迎敵。六個人七八道劍光絞作一團，正在各奮神威，

兩不相下之際，忽然雲開天朗，清光四澈，照得院落中如同白晝一般。雙方又力戰了一陣。那明珠禪師漸漸覺得腿上的傷越來越痛，佟元奇的劍光聲勢更盛，眼見難以支持。正要想法逃走，猛覺腰部被一個東西撞將過來，來勢甚猛，一個立腳不住，往前一撞。忽地對面又一道白光，直朝他頸間飛到。他來不及收回劍光，急忙將身縱起，用手一擋，被那白光削去五根手指，還直往他腰上捲來。他見情勢危險萬分，顧不得手腳疼痛，情急冒險，衝入劍光叢中，收回自己的劍，身劍合一，逃向東南而去。

這時智通右臂上又中了玉清大師幾根子午火雲針，正在恐慌萬狀，忽見明珠禪師好似被甚麼東西一撞，接着出現了前晚那個小和尚同一個白衣少女。眼看白衣少女劍光過去，明珠禪師受傷逃走。那小和尚又飛起四五道金光捲將過來。自己臂上所受的傷奇痛非常，二支飛劍又被斷去一支，雖然日月僧飛劍厲害，到底雙拳難敵四手。正在焦急萬分，忽聽一聲長嘯，聲如鶴鳴，庭院中落下一個道者，口中喊道：「智通後退，待我來擒這一干業障。」玉清大師認清來人正是林淵，聽他喊智通後退，知他妖法厲害。於是暗中準備，忙喚輕雲、孫南、笑和尚走向自己這邊，一起站立，以便抵擋。果然林淵下來後，日月僧首先收回飛劍。林淵先放出紫、紅、黃三道劍光，抵住玉清大師的劍光，讓智通退將下來。隨向懷中取出一樣東西，往空中一撒，立時便有十丈紅雲夾着許多五彩煙霧，直朝玉清大師等當頭落下。萬里飛虹佟元奇不知破法，見勢不佳，收回劍光，化道長虹而去。玉清大師早年曾入異教，知道敵人放的是彩霞紅雲瘴，乃是收煉南疆毒嵐煙瘴而成，人如遭遇這種惡毒瘴氣，一經吸入口鼻，不消多日，毒發攻心，全身紫腫而亡。幸已早做準備，當下忙令笑和尚等同時將劍光運成一團，讓大家圍個風雨不透，暫免一時危險，以待接應。這且不言。

那佟元奇見妖法厲害，正待趕回辟邪村求救，纔飛起不遠，便遇見苦行頭陀等三人。當下不及交談，四人同時趕到慈雲寺。恰好神尼優曇也從空降下，不待二老等動手，伸出一雙長指，朝着那紅雲堆上彈去，隨手便有幾點火星飛入雲霧之中。那紅雲煙霧一經着火，便燃燒起來，映着裏面的金光劍氣，幻成五色霞光異彩，煞是奇觀。那火併不灼人，祇有一股奇臭觸鼻氣味。玉清大師見師父同二老、苦行頭陀同時來到，破了妖法，外面紅雲煙霧被火引着，隨着順風隨燒隨散，知道事已無礙，仍令衆人加緊用劍光護體，待妖雲散盡再行離開。哪消一會兒工夫，那些毒瘴妖嵐，便已消滅無存，依舊是月白風清。祇是後面真火越燒越大，漸漸燒到前面，隱隱聽見一陣婦女哭聲以及遠處人們的喧嚷聲。

且說那林淵爲人陰險狡猾，智謀深遠。因同明珠禪師有嫌，所以起初袖手旁觀。及至見明珠禪師敗走，他纔下來，使用彩霞紅雲瘴，打算將衆仙一網打盡。正在得意揚揚，忽

見二老、苦行頭陀、神尼優曇同時趕到，便知事情不妙。又見神尼優曇從十指中彈出佛家的石火電光，想收回紅雲瘴業已不及。便顧不得衆人，因智通離他較近，伸手一拉他的臂膀，說道：「還不隨我逃走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，破空先自逃走。

智通也知二老既來，曉月禪師必無幸理，便覺逃命要緊。纔飛身起來，不到三五丈高下，倏地飛來一道金光，疾如閃電。智通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想用飛劍抵擋，已來不及，被那金光繞向兩腿間，登時先燒壞了他的雙足，一時負痛，倒栽蔥往下便落。智通劍術煞是了得，他從空墜下，離地數尺，顧不得疼痛，還想駕劍逃命。咬着牙，一個雲裏翻身，往上昇起。忽然一青一白兩道劍光同時飛來，立時把他分成三段，屍首先後跌到塵埃，死於非命。

尉遲元見日月僧下去，並未佔着絲毫便宜，便打點了腳底抹油之想。及至見林淵下去，將衆劍仙困住，好生高興。自知此地有他不多，無他不少，打算趕往辟邪村，去看曉月禪師勝負如何，好回來與林淵報信。正待起身，對面飛來一道長虹金光。他知道除峨眉掌教真人、三仙、二老外，無人有此本領。猛擡頭，又見從辟邪村方面飛來三四道金光、白光，與先前金光不相上下，同時墜在對面殿脊上面，定睛一看，嚇了個膽落魂飛。他本是驚弓之鳥，既知大事不好，心裏有數，腳底抹油，立刻就溜之乎也。好在他爲人尚無大惡，故此幸逃慘戮。

那日月僧最爲顢頇，他頭一個看見來人正是矮叟朱梅，因從未見過，不知高低，祇知是敵人的救應，不假思索，便把兩道劍光放了出去。及至認清來人中有追雲叟同苦行頭陀時，纔知不好，正想收劍逃走。那矮叟朱梅，卻沒把他的飛劍放在心上，哈哈笑道：「微末之技，也敢來此賣弄！」祇用手一指，一道金光過處，便將日月僧千曉的飛劍斬斷，四散墜地。佟元奇更不怠慢，立時將劍光飛過去，結果了妖僧性命。

這時妖雲散盡，玉清大師便率領衆人，上前拜見師父同各位前輩。追雲叟便問寺中兇僧餘黨如何發落。白俠孫南道：「適纔弟子同笑師弟，已將他等擒住，大概逃走的不多。寺中尚有若干婦女，問明俱是被兇僧強搶霸佔而來。弟子斗膽做主，放火時節，已將廟牆打開一面，命她等各攜兇僧財物往外逃命。據她等異口同音，除知客僧了一不犯淫孽外，餘人皆是淫惡不法。此類兇僧放出去，定爲禍世間。適纔用飛劍同分筋錯骨法擒住的七十餘名兇僧，除當場格殺者外，其餘都投入密室火穴之中。至於寺中打雜燒火的僧人，尚有數十名，他們祇供役使，尚無大惡，已分別告誡，任他等自行逃命去了。還有一個兇僧名喚慧能，本當將他斬首，因他向笑師弟苦求饒命，立誓痛改前非，僅將他的

飛劍消滅，割去兩耳，以示薄懲，現在也已放他逃生。弟子等擅專一切，還望各位前輩老師寬宥。」追雲叟見他同笑和尚小小年紀，辦事井井有條，不住點頭。

矮叟朱梅道：「適纔我聽見有人聲喧嚷，想是附近救火的人，如何這半天倒不見動靜？」追雲叟道：「我因怕人來看見殺死多人，難免要經官動府，豈不使我漢人去受胡奴欺負？我便逼起一團濃霧，使他等以爲錯看失火。等到明早，此地業已變成瓦礫荒丘，我等再顯些靈異，使當地官府疑爲天火天誅，以免連累好人。那逃出去的婦女怕受牽連，當然也不敢輕易泄露。至於逃出去的寺中打雜人等，恐怕官府疑心他等謀財放火，更是不會亂說。況且常有同門道友來往成都，如因慈雲寺失火，發生糾葛之事，隨時再來援救化解便了。祇是顯些靈異的事，須仗優曇大師佛法。天已不早，就請大師施爲吧。」神尼優曇聞言道：「如此，貧尼要施展了。」這時火勢已漸漸蔓延到前殿，院落中松柏枯枝被火燃燒，畢畢剝剝響成一片。神尼優曇當下命玉清大師去尋了五尺高下一塊長方形的石碑，放在大殿院落中間。將手一指，便有一道金光射在石上。一會兒工夫，便顯出「殺盜淫姦，恣情荼毒，天火神雷，執行顯戮」十六個金色似篆非篆的文字，寫成之後，黃光閃耀，兀自不散。

這時火勢漸漸逼近衆人。追雲叟道：「等到天亮霧消，此地已變成一片瓦礫場。地方官員前來驗看，必定疑神疑鬼，不致牽連無辜。此刻事已辦完，玉清觀中還有幾個受傷之人，我等急速回去醫治吧。」優曇大師見大事已畢，便說道：「我尚有事他去，不同諸位回玉清觀了。」說罷，告辭而去。大家便隨二老、苦行頭陀駕起劍光，返回玉清觀內。